

下册

明宫十六朝

演义

许啸天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

0002699



495342

许啸天
著

明 宫 十 六 朝 演 义

下 册



2 037 1352 5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·一九八七年·沈阳



2 037 1352 5

明宫十六朝演义(下)

Minggong Shiliuchao Yanyi

许啸天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410,000 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8 1/2 插页: 2

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5,500

责任编辑: 毕友言

责任校对: 毕友言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ISBN 7-5313-0025-7/I·23

统一书号: 10153·1119

定价: 3.45 元

第六十一回 王阳明石棺尝死味 刘贵人梅萼效艳妆

却说董芳举着象笏，只望刘瑾打去。吏部尚书张彩、光禄寺卿焦芳忙护住刘瑾，也把象笏还击董芳。侍候刘瑾的小监挥拳齐上。董芳究竟是个文官，又兼双拳不敌四手，转眼被小监们拖倒，打得血流被面，董芳兀是破口大骂。看看小监等拳足交加，董芳已声嘶力竭。武臣班中恼了靖远伯王蔚云，奋拳大喊一声，大踏步打将入去。焦芳回身来迎，被蔚云一拳正打中鼻梁，鲜血直喷出来。张彩不识厉害，要在刘瑾面前讨好。他见焦芳受伤，飞起一脚来踢蔚云，吃蔚云将足接住，顺势一掀，张彩由朝房的东面直跌到西边，仰面睡在地上爬不起身了。蔚云又把小监们一阵地乱打，打得小监们一个个鼻塌嘴歪，抱头逃命。蔚云便去扶起董芳，令他在侍朝室里暂息。刘瑾眼见得武臣们来动手，心里越发大怒，即召殿前甲士捕人。

其时伺候室中的值班侍卫听得外面声声嚷打，忙出来观看，认得是靖远伯在那里动武，自然不敢逮捕，只好上前相劝。偏是那些殿前甲士，但知奉刘瑾的命令，真个拥将上来，把王蔚云围在正中。蔚云大喝道：“谁敢捕人！”说犹未了，双拳并举，早打倒两个甲士。又是一腿，踢倒了两人。那些甲士吃了这样的大亏怎肯干休，况又是刘瑾的主

意。当下内中一个甲士便鸣起警号来，召集了值日的甲士，殿内外不下六七十名，和虎吼般蜂拥来捉蔚云。平西侯王强、将军常如龙、殿前指挥马成梁等看了都有些不服，一声吆喝，并力上前。那些甲士不过恃着蛮力，又不懂甚么解数的，因此给王强等一顿的乱打，把六七十名甲士早已打得落花流水，四散狂奔。

蔚云见甲士打退，抢前去抓刘瑾。刘瑾满心想甲士们去捕人，不防众武臣一齐动手，朝房做了厮打地，一场好斗，甲士纷纷逃避。刘瑾觑得不是势头，方要滑脚逃走，门上被一班文官拥塞住了，连一点儿隙地都没有；待往正殿上逃，恐受众臣的讥笑。正在进退踌躇，不提防蔚云直抢过来，一把抓住刘瑾的衣领，大叫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大家索性爽爽快打他一顿。”众臣听了，凡和刘瑾有怨气的谁不愿意打他几下？董芳虽然受了伤，还一拐一跷地出来帮打。刘瑾被蔚云捺在地上，任众人打死老虎似的。直打到刘瑾叫不出救命了，大家方才住手。

平西侯王强等众人齐集了，乃发言道：“今天大打刘贼，果然是痛快的。但他是皇上的幸臣，怎肯受这场辱？俺知大祸既已酿成了，要死大家同死，到了那时休得畏缩。”将军常如龙道：“咱们趁此时再去警戒他一番。”说罢回顾刘瑾，已由小监一溜烟抬往私第中去了。如龙笑道：“这贼逃得好快，今吃他脱身，祸就在眼前了。”众臣见说，又都你看我我看你的，各自抱怨着当时太莽撞了。王蔚云高声叫道：“俺拼着这靖远伯不要了，又没有杀人，有甚大事？英雄一人做事一身当，你们且莫鸟乱，等俺独自一个对付他就是了。”说着气愤愤地走了。众人又商议了一会，觉得没有良策，大家也只好渐渐地散去。

到了第二天的早朝，大家料定刘瑾必已进宫哭诉过了，因此各怀着鬼胎，准备了贬罚受处分。谁知退朝下来，并不见正德帝有甚谕旨，一时很觉诧异。众臣正在互相推测，只见王蔚云在那里暗笑。大家晓得其中必有缘故，于是围着了蔚云询问，才知蔚云学了他师傅韩起凤的故技：当夜悄悄地跳进刘瑾的私第里，留一张警告他的柬儿，又将一口锋利的钢刀轻轻地置在刘瑾的枕边。待刘瑾醒转过来，觉颈旁有些冷飕飕的，把手去一摸，摸着了钢刀和红柬，吓得刘瑾魂飞魄散。次日只去正德帝前告病，拿这场殴打的事，不敢提起。大家算白打了一顿，很大的风波，竟得无形消灭。

再说兵部主事王守仁，是浙江余姚人，孝宗弘治间成进士，正德二年才做兵部主事。现在为了弹劾刘瑾，被谪为贵州龙场驿丞。守仁到了贵州，在修文县北将东洞改为石室，题名叫做阳明洞。以是后人称他做阳明先生。

说到王阳明的学问，可算得有明一代的大儒。他在未成进士之前，和陈白沙的弟子多相往来，还随着娄谅游过学。到了成进士后，又与广东人湛若水研究学问。不多几时，因两下的主见不同，便分道扬镳，各人讲各的学说。王阳明的主张是以良知良能为本，又说“致良知”，“知行合一”。这“知行合一”的本旨，以为天下万事只从口里说得到，事实上所办不到，就不能称为知。办得到的事可以说得是知，这知也就是实行，所以叫做“知行合一”。阳明这一类的学说，从前就是名学派。这名学派流入了旁的一派，便是诡辩学派公孙龙、关尹子类人物。南北朝时称做玄学，南北朝时史、文、儒与玄学并驾。宋代称为理学，又名道学，也就是今人所称的哲学。哲学在宋代显明，朱熹、陆象山、程明道、程伊川是其最著者。到了明代，要算是最盛了。国初如

宋濂、方孝孺等传朱氏的学说。永乐以后，如吴与弼、薛瑄，为开辟明代哲学基础的人。若陈白沙、娄敬齐、胡以仁等，都从吴与弼游过学的。王阳明讲学的时候，算明代哲学最盛的时期。他的学说，自少时至中年、衰老，分三个时期，尝变更过几次。这位阳明先生是明代大儒，作书的不惮烦杂，特地说明他一下：

阳明在少时很是好道，他主张人们的学问须从道的上面求来。于是把游方的羽士、居家的黄冠一并请在家中，苦苦拜求他们。谁知这些茅山道士一类的人，哪里懂得甚么学问，除了念几句讲不通的死经以外，简直说不出别的文字来，更谈不到学问两字了。原来阳明的求道士，想从老子入手。（老子道教，为古九流之一，名列三教，非道士也。今之羽士之流，其鼻祖为汉五斗米教之张道陵，亦近世之张天师，与老子完全不同。后人误以羽士为三教之道教，不亦谬乎！）及至见道士没甚伎俩，才知自己走歧了路，便弃了从前的观念，随着娄谅游学，这是他学问变更的初期。自阳明成进士后，以娄谅的学说是崇拜宋代朱文公的，嫌他道学气太重（王阳明学说不以礼教自守，故其弟子如王栋、王艮颇多猖狂之论），就改与湛若水交游了。湛若水是陈白沙（献章）的弟子，对于礼教本来不甚重视的，所以对阳明的学说，似很相近。未几，王阳明由兵部主事滴贬做了贵州的龙场驿丞（龙场驿在贵州修文县北），他的学问又变更了，而且比以前高深了许多。他的“致良知”就在这时候悟出来的。

当时贵州地方有一种苗人，很赞成他的学问，阳明便把“知行合一”的本旨慢慢地解释给他们听。阳明既主张知就是行，行就是知，知即行的根本，行也即是知的精微。又说自己的善恶是自己能够知道的。进一句讲，凡是人们的是非

善恶，都是自己可以知道，更无须别的身外之物来证明，只自心观心便能明白的。阳明在龙场驿时悟出了“知行合一”天下万事以为非行不知，也无事不可以实行。实行的结果，是知的原素。天下万事都能行，也都可以实地试验，可以达到一个知。就是个死却不能行，也不可以实地试验。因到了实地试验死时，人已失了知觉，当然不能算知了。

王阳明把那死看作天下最奇怪的一件事，以为世间做人，不论是疾病灾厄、刀枪水火，没有一样是可怕的。只有那死，算最可怕了。以是他诚心想把那死来实地试验一下。那时贵州的苗民，常听阳明讲学，大家成为一样习惯了。一天，众人方聚立着在署中听他讲释，忽听外面一阵吆喝声，两个驿卒押着十几个民伕舁进一具石棺材来。众人大惊，不知这石棺材是做甚么用的。大家正在怪诧，阳明便把自己的意思对众人讲了，说是要尝试那死的滋味。众苗民觉得阳明这种举动是很奇怪的，各人的心理上都起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幻想。要想解决这件问题，须看阳明怎样去实地试验，怎么去尝那死的况味。

只见阳明令将石棺抬到大堂上，很端正地置在堂中，自己便整冠束带地打扮好了，恭恭敬敬地卧进石棺里去。他又吩咐驿卒和苗民道：“你们听得石棺中有弹指声时，速即把棺盖揭开，千万勿误！”这是阳明临死的遗言，大家领命。看阳明在石棺里安睡好了，驿卒就慢慢地拿石棺盖掩上。于是大家寂静地侍立着，等候棺材中的动静。看看过了不少的时候，不见石棺材内有什么声息。又过了一会，仍没甚举动，也不曾听得弹指声。众苗民私议道：“爷爷（苗民称阳明为爷爷）不要真死了吧！”众人心下狐疑起来，大家忍不住了，一齐上前，将石棺材盖揭开瞧时，见阳明已满头的大

汗，两只眼睛往上翻了白，嘴里的白沫吐得有三四寸高，摸摸鼻中，早气息毫无了。大家这才发了急，忙着把阳明舁出石棺，喊的喊，推的推。苗民有种木香，专治昏厥症的，当时也焚烧了，在阳明的鼻中熏着，又在他的面上唤了冷水，才见阳明悠悠地醒过来，睁眼一看，连连摇头说：“乏味，乏味！”阳明从石棺中出来，就呆呆地坐了三天，被他悟出静坐和观心。谓静坐观自己的心，初时觉心在脏腑中荡动不已；到了后来那心动的力便愈动愈大，越跃越高，那周身的血液，好似大海洪波訇涛澎湃，其声犹雷轰一般。这时的心，又似海中的蛟龙夭矫颠簸，在心血潮中忽上忽落，倏左倏右，纵有几千万斤的气力，恐怕也捉不定它。这样的猛跳狂跃了一会，由高至于低，由猛至于弱，由动入静，由大至细，渐渐至于纤微。血液和心，此际由荡动至于沉寂时代了，什么波涛蛟龙，也自消灭于无形，心地中觉渐入空微。反神内观，胸臆中顿时觉得天地澄清，大地光明，虽毫发也不能隐蔽了。到了这时，心海中又变了一个境地，但觉内外空空洞洞，杳杳渺渺，万千境界变了个虚无渺茫之境，可算是内外俱忘了。

阳明这一路学说和佛学似很相近了。王阳明自证到了观心打坐，思想更较前增进。与苗民门生们说起他卧入石棺材尝死的滋味时，便摇头道：“人们到了死，是最无意思的事了。当吾卧入石棺时，心地中已抱定一个尝试的主意，所以毅然决然地睡进去。又怕万一受不了，预嘱驿卒们听得棺中一有声息立时揭去棺盖。谁知待到棺盖掩上，即觉得昏昏沉沉，里面气息异常的逼仄。渐渐的气闷起来，要待呼唤，觉这样的一下子，算不得尝死的滋味，于是忍气耐着。愈忍愈是气迫，竟至呼吸都不灵便了。正欲唤驿卒们开棺，蓦觉一

阵的昏聩，就此沉沉的和睡去一般，怎么都觉不着了。他们把我舁出棺来，也一些儿知觉也没有。乃至面上觉察有一股冷气，那时他们已拿冷水把我唤醒了。人们的死是无知无觉的，好算是最没意思了。”

总而言之，我们对于王阳明的学说，就佩服他能够实行，“知行合一”。不是现代的西洋哲学，文字上说得果然精微到了十分，能实地上和科学那般试验的可说是没有。那么西洋哲学只好算它是文章的美，并不是地面上的精美。犹之西洋哲学是纸上谈兵，行军布阵说得百战百胜，就是不能实用。结果还是那种书生之见，能说不能行的。我们中国的哲学是临阵上过战垒的，紧要的时候还可以抵挡一阵。阳明于自观的主旨，只准有一心，不许有二。只有一念，是没有第二念的。所以我们说它和佛法很相近，因佛说也只有“一心”。而且把这种观念去将兵，是最好没有了。兵贵于临事有断，只有一心一念，自然没别的疑虑了。阳明在明代的文臣中，算得第一个知兵的，正德年间起任金都御史，巡抚赣南，平大帽山贼寇，又定宁王宸濠之乱，死封新建侯，谥号文成。这样说来，王阳明不但是明代大儒，也是一朝名臣了。那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

再讲那正德皇帝，自有豹房，日夜和一班美妓变童宣淫。不到一年，早已厌倦了。这时的刘瑾，差不多皇帝是他做了，为了轻微的一桩小事，将朝中大小官吏三百余人一齐囚入狱中。李东阳闻知大惊，忙上章援救。刘瑾哪里肯听。直待他自心发愿了，才把三百多名官员释放。三百人中，如推官周元臣、翰林庶吉士汪元深、主事钱钺、礼部司事马君德、礼部礼官周昌、进士丁公谥、江砚臣等二十余人，在狱中受了疫病，出狱时都呜呼哀哉了。

合当刘瑾恶贯满盈了。那主事钱钺，是内务监督太监钱宁的胞兄，弟兄间极其亲密的。如今钱钺被刘瑾下狱病死，钱宁得知，哀痛非常。讲到钱宁，正德帝十分地宠他，甚至饮食相共，同衾寝卧。钱宁面儿似处女，娇嫩如脂。正德帝爱他不过，收为义儿，赐国姓为朱。刘瑾自知貌陋年长，敌不上钱宁，内务自愿退避三舍，只独揽着外政。钱宁因刘瑾杀他胞兄钱钺，就和刘瑾结恨，时时在正德帝面前攻击刘瑾，刘瑾便渐渐地有些失宠起来。

正德五年，安化王寘鐫结连大盗作叛。这寘鐫是太祖高皇帝的第十五皇子名橛的曾孙，老安化王秩炆的嫡孙。秩炆的儿子青年夭折，由寘鐫袭爵。那时宁夏地方，有个著名的风鉴家殷五的，相人颇有奇验。他说寘鐫的相貌有帝王的福分，如须长到腹，便是登极的预兆。其实殷五是个江湖术士，不过阿谀寘鐫，借此赚些钱罢了。他私下对人讲寘鐫乃是虾蟆相，虽然大贵，但不可生须（蟾有须，必受人刮酥。）如一有须儿，必至过铁（杀头也）。须如过腹，那时死期到了。但当了面，反誉寘鐫有五九之分。寘鐫信以为真话，暗里贿通了指挥丁广、千户何锦、大盗杨六杨七等，都结为死党，准备乘机起事。

到了正德的五年上，寘鐫真个须长及腹，不觉想起相士殷五的话，便拜殷五为军师，丁广为都督，何锦为总兵官，杨七杨六各授为都指挥，总兵周昂为大将军，连夜兴兵起事。寘鐫将历年所积的军器搬出来充了军用，藩库做了粮餉，杀了巡抚安惟学、大理卿督粮漕官周东、总兵姜汉、督理太监邓广等，占据宁夏诸城，声势浩大。正德帝得陕西将军吕良弼的飞奏，忙召群臣会议，令成国公朱刚往征，竟至全军覆没，关中大震。正德帝看了雪片般的章奏，也觉得有

点着慌了。吏部主事杨廷和主张前都御史杨一清复职，令统师平乱。正德帝准了，擢杨一清为右都御史兼提督军务，以太监张永为监军，即日出师。

杨一清奉了上谕，便点起大军十万，偕同张永飞奔陕西。讲到杨一清，是文武俱备的，到了陕地，第一阵把丁广、周昂等杀得大败。接连几战，斩了何锦等，生擒了安化王寔鐸。那个狗头军师殷五见势头不好，已一溜烟走得无影无踪了。捷报到了京师，正德帝大喜。授杨一清为陕甘总督，坐镇边地。命张永统了大军，押同叛藩寔鐸班师回京。张永临行的时候，杨一清设筵相送。张永在席上讲起刘瑾怎样的专横，怎样的揽权，言辞很是愤愤。张永当初与刘瑾同党，本是八虎之一。这时因暗中大家夺权，怨仇结得很深。杨一清见张永确是真情，嘱他进京后伺隙除去刘瑾。张永统兵还都，在献俘虏的当儿，把刘瑾不法的事，密禀正德帝。钱宁在旁也怂恿了几句。正德帝便下手谕，当夜逮系刘瑾。从他的家中抄出金珠宝物、银钱粮糈、器械军服等不计其数。正德帝闻奏大怒，立命将刘瑾，并羽党张彩、焦芳、刘宇及家族三十余人一并弃市。

巨阉见诛，内监钱宁又复得势。恰巧霸州大盗张茂作乱，游击江彬擒了张茂，速解进京。又贿通了内监钱宁，把著名歌妓刘美贞献入豹房。那刘美贞生得妖冶艳丽，姿态明媚又善唱词曲儿，不论是旧调新声，一经她上口，便觉音韵悠扬，听的人回肠荡气，更衬上她的啁啾珠喉，唱起来如莺簧初转，格外比别人好听。正德帝这时方厌弃豹房，蓦然间瞧见一个明眸皓齿的美人儿，云鬓髻髻中隐隐显出点点梅花，愈见得雪肤花貌，可人如玉了。那美人遥看着正德帝，只微启朱唇嫣然地一笑，万般的媚态都从这一笑中流露出

来，把个好色如命的正德皇帝看得半截身儿麻木了。半晌才悄悄地去问小太监。回说是钱爷（钱宁为帝义儿，宫中悉称之为曰爷！）送进来的。正德帝笑了笑，忙走入后院。见那美人倚着石栏，看金鱼池中的鸳鸯。正德帝蹑脚蹑手地走到那美人的背后，伸着脖子去瞰池中，却是一对鸳鸯在水面上飞逐着。正德帝忍不住待去钩那美人的香肩，不提防那美人猛然地回过香躯，怪叫了起来，倒把正德帝大大地吃了一惊！不知那美人为甚怪叫，再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 遍地樱花正德戏凤姐 半帘素月江彬充龙阳

春风和舒，袅袅地播送着花香。那些蜂儿蝶儿，都翩翩地从下风舞蹈，随地去寻找他们的工作。深沉的院落里，阶前红卉初艳，池中金鱼跳跃。正是明媚的大好春光，万物都呈着一种快乐的景象。

那时的美人儿，方倚栏瞧着池内的戏水鸳鸯，呆呆地发怔。蓦见池水，映着倩影背后，又添映出一个白面金冠的男子来，把那人吓了一跳，忙回过粉脸儿去，见是正德帝，不由得红晕上颊，风吹花枝般地盈盈跪下说道：“臣妾刘芙贞见驾，皇帝万岁。”这两句莺声啾啾又娇脆又柔软的话说，将院落中的沉寂空气打破了。正德帝便伸手搀起芙贞，觉得她身上的一阵异香，直扑入鼻管里。正德帝神魂早飞上了半天，只牵着芙贞的玉腕，同入侍月轩中。

正德帝坐下，芙贞侍重行见礼，正德帝微笑把她捺在椅子上，就问长道短地胡乱讲了一会。内监们进御膳上来，正德帝笑道：“怎么天已午晌了？朕的腹中空空，大约是赏了秀色吧！”芙贞见说，也笑了笑，便替正德帝斟上了香醪，自己捧着壶儿侍立。正德帝叫再设一副杯盏，令芙贞侍膳。名称上是侍膳，实在是对饮罢了。芙贞的酒量极洪，那种小小的玉杯子放在她甚么心上，一举手就是十杯。正德帝见她

吃得豪爽，命内监换上高爵儿。这爵杯可就大了，一杯至少要一升以上。芙贞又连喝三杯，不觉有些半酣。俗话说酒能助兴。芙贞多饮了几杯，引起她一团的高兴，便把象箸儿击着金钟，顿开娇滴滴的喉咙，低低地唱了一段《雁儿红》。正德帝连连喝采不迭。芙贞知道皇上素性好歌，这时显出她的所长，又唱了一出《玉环怨》，真是凄楚哀艳兼而有之。歌罢犹觉余音袅袅不散，听得正德帝摸耳揉腮坐立不安起来，口里还哼着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闻”的老调，两只眼珠子，骨碌碌地只瞧着芙贞，斜着嘴儿，涎着脸，霎时间丑态毕露。芙贞见正德帝那种怪模样，忍不住噗哧地一笑，樱口中所喝的半盅香醪一齐喷在席上，索性格格地大笑了一阵，香躯儿直笑得前俯后仰，柳腰轻盈摆动，几乎要扑翻身去。正德帝不禁亦哈哈狂笑，引得侍候的内监都个个掩着嘴好笑。

正德帝和芙贞呆笑了一会，命撤了杯盘。内监递上金盆，洗漱好了，正德帝一把拖了芙贞，走进侍月轩的东厢，是正德帝平日午倦安息的所在。两人斜倚在榻上，正德帝怎能制得住意马心猿，便等不得到晚上了。芙贞也有了几分酒意，自然是半推半就，于是任正德帝在这侍月轩中临幸了。此后正德帝宠幸那芙贞，不论饮食起居，好说是非芙贞不欢。又亲下谕旨，把芙贞晋为刘贵人，宫中都称她做刘娘娘。正德帝听说刘娘娘是江彬所进献的，又因他有擒张茂的功劳，由游击擢为副总兵。江彬乘间要求太监钱宁，把自己带入豹房，谒见正德帝。正德帝细看江彬，不过二十多岁的人，却是齿白唇红，面如敷粉。又见他应对如流，不觉很为喜欢，即令江彬为随驾供奉。不上几天，又认江彬做了义儿，也赐国姓朱，宫中称江彬为彬二爷。

这江彬本是宣府人，出身纨绔。时值太监谷大用监军大同，江彬贿他三千金，授为游击。可是他那个文弱浪子，怎能做得武职？适逢张茂作乱，江彬和张茂还算姑表亲，便假说附顺张茂，领着部下出城，设筵相庆。张茂不知是计，只带了十余骑赴宴。酒到了半酣，江彬一声暗号，左右并上，将张茂擒住，又杀了十几个无辜的百姓，硬诬他们通盗，便取了首级，亲自解张茂进京报功。张茂正法，他部下闻知，举刘廿七做了首领，在大同官府一带大肆掠劫起来，凡酿成了大患。都是江彬把百姓当强盗，以致真盗养成势力。这罪名应该是江彬的，至少判个副罪。但他仗着正德帝得宠，天大的事也不怕，休说这点点小罪，谁敢去扳倒他？真是老虎头上拍苍蝇了。

江彬又在正德帝面前赞扬宣府的热闹，说得那个地方怎样的好玩，美人佳丽又怎样的多，把个宣府形容得和天堂一般。说得正德帝心里痒痒的，要想到宣府去游览它一回，只恐大臣们谏阻。大凡皇帝出行，甚么仪卫扈从、伴驾大臣、护驾大将军等，便要闹得一天星斗。正德帝以这样一来，不免太招摇了。况有大臣们在侧，动不动上章阻拦，仍然和在京师一样不能任情去游戏。于是与江彬密商好了，乘着黄昏，更换了微服，悄悄地混出德胜门，雇了一辆轻车连夜望宣府进发。这里都下文武大臣第二天早朝，直候到日色过午，还不闻正德帝的起居消息。大家正在彷徨的当儿，忽见内监钱宁满头是汗地跑出来，报告圣驾已微服出宫往宣府去了。御史杨廷和、内阁学士梁储等忙问皇上带多少扈从，钱宁回说：“只带了供奉江彬一人。”梁储顿足道：“你身为内侍，皇上的起居都不知道，直到这时方才晓得圣上出宫，你在那里是干什么的？”说得钱宁目瞪口呆做声不得。杨廷

和说道：“现在且莫讲旁的话，大家快去追回圣驾要紧。”当下由梁储等匆匆出朝，选了几匹快马也疾驰出了德胜门。跑了有十多里，后面杨廷和等也飞骑来，众人就并在一起追赶。看看过了沙河，还不见正德帝的踪影，大家十分诧异，便向旅寓酒肆一路打探过去，方知皇上是昼夜兼程的，算起时日，大约已出居庸关了。梁储建议道：“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且到了居庸关再说。”杨廷和等都说有理，众官又复纵马追赶。

再说正德帝同了江彬驾着轻车不分朝晚地赶着路程，不日已到了居庸关附近，暂在馆驿中安顿了。一面飞报关吏，令开关放行，时守关御史张钦听得正德帝要微服出关，不觉地大惊道：“胡虏寇边的警耗正风声鹤唳的时候，怎么圣驾可以冒险出关？”忽关吏来报，皇上有使臣前来传旨开关。张钦也不出去迎接，命召进使臣，高声大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敢冒称皇使来赚本御史！希图出关通敌么？”使臣抗声道：“现有皇命在此，怎敢冒充。”张钦大怒道：“你瞒得常人，怎瞒得俺，如果是皇帝驾到，有仪卫扈从、护辇百官，今都在哪里？似这样的悄声匿迹，还不是假冒圣驾吗？”使臣待要辩驳几句，张钦已霍地掣出剑来，向使臣说道：

“你识时务的快给俺出去。若不听俺的好言，就砍了你的头颅送进京去。”吓得使臣不敢回话，抱头鼠窜地下关，去禀知正德帝，说了守关御史无礼的情状。正德帝听罢，又气又恨。只是张钦恃着奉命守关，职责攸归的那句话，一时倒也无可奈何，只好忍耐着。

第二天又命使臣去宣谕，张钦仍是不应，正德帝忿怒万分。这样的几个转侧，梁储、杨廷和等已经赶到。大家跪在馆驿门前，涕泣请正德帝回銮：倘皇上不予允许，众臣愿永